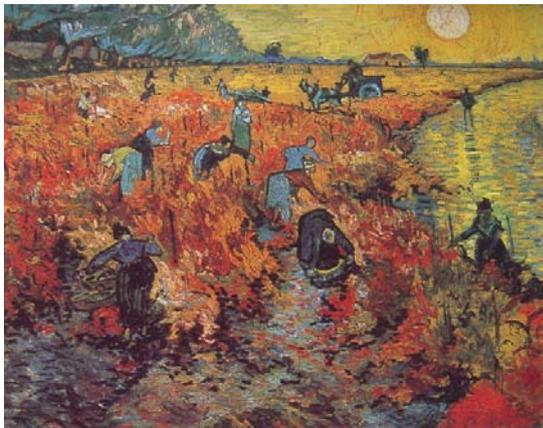




黃屋的故事 — 梵谷與高更的共同創作

〈之四：兩人在黃屋的創作二〉

文 / 方秀雲 (Natalia S. Y. Fang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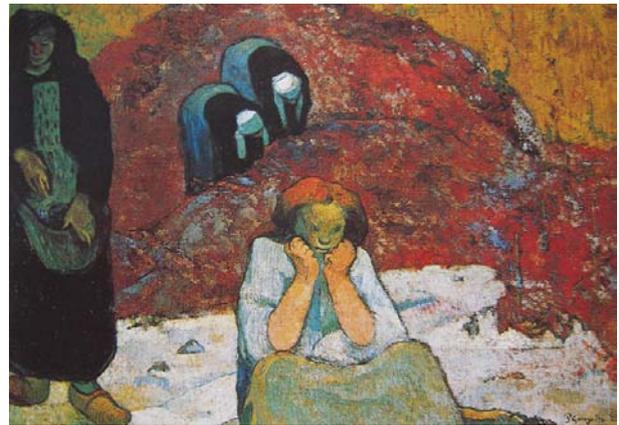
梵谷

〈紅酒莊〉

1888 年

油彩，畫布 / 75 x 93 公分

莫斯科，普希金美術館



高更

〈阿爾的葡萄盛收〉或 〈悲慘者〉

1888 年 / 油彩，畫布

丹麥，哥本哈根美術館



梵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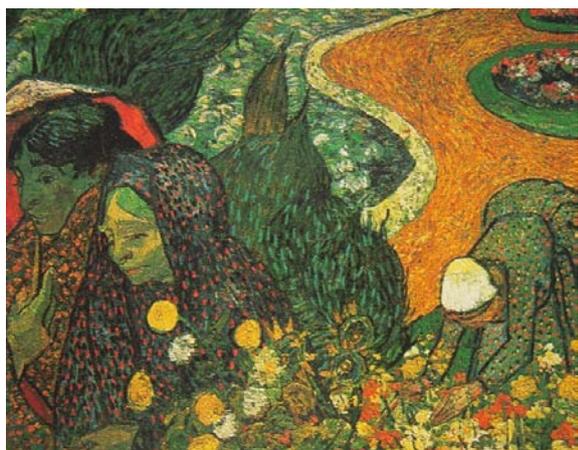
〈坐在籃子上用手頂頭的女子〉

1883 年 2 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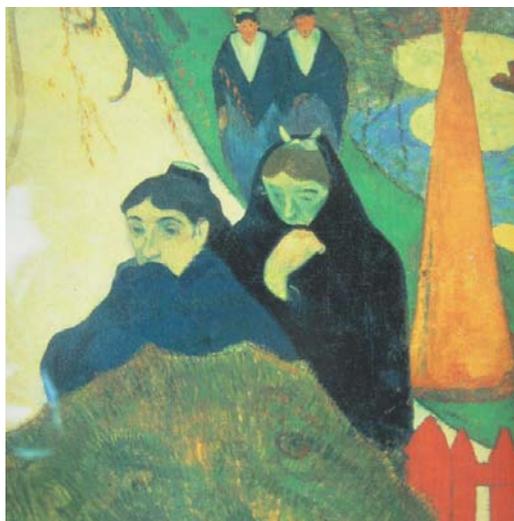
47.5 x 29.5 公分

庫勒慕勒美術館

在葡萄豐收季，他們兩人同時畫下紅紅的葡萄與農民們辛勤的模样，在梵谷的這張〈紅酒莊〉(*The Red Vineyard*)，整個畫面喜氣洋洋的，他說：「這紅酒莊顏色像紅酒一樣，遠看時，它轉為黃色，然後，又有太陽的綠色天空，下雨後的土壤色調轉做紫與亮黃，四處都是太陽的倒影。」這張沒有絲毫憂慮的氣氛，也是他此生唯一賣出的畫作。另外，高更模仿梵谷過去畫食蕃薯者的悲傷情調，完成一張〈阿爾的葡萄盛收〉(*Vendanges à Arles*)或〈悲慘者〉(*Misères humaines*)，他把最前面的這位人物畫成一個被寵壞的小孩，他嘟起的嘴巴，斜視的眼睛，與支撐臉頰的手，若跟梵谷畫的悲慘者比較起來，絕望的情緒在高更的畫裡找不到，但卻在梵谷的人物中達到最高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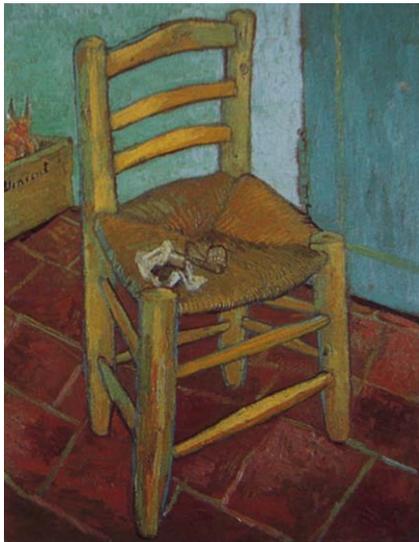


梵谷
〈在埃頓花園的記憶〉
1888年12月 / 油彩，畫布 / 73.5 x 92.5 公分
列寧格勒艾爾米塔基博物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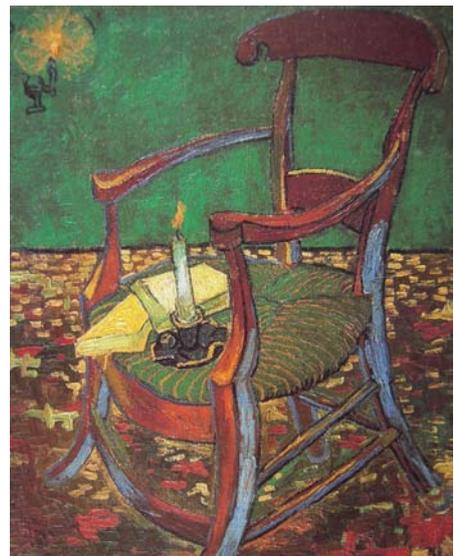


高更
〈寒冷西北風下，公園裡的阿爾女子〉的局部
1888年12月 / 油彩，畫布 / 61 x 76 公分
芝加哥藝術中心

在冷颼颼的冬季間，他們兩人在公園裡看到來來往往的女子，高更創作一張〈寒冷西北風下，公園裡的阿爾女子〉(*Arlésiennes au jardin public, mistral*)，這時，他受到梵谷的影響，也將物體架在前端，形成觀眾與主角之間的障礙，在此指的是矮小樹叢與紅木柵欄，背後直豎的黃物也阻隔了我們與池水之間的視線。同樣的，梵谷也接受高更的建議，畫下了〈在埃頓花園的記憶〉(*Memory of the Garden at Etten*)，梵谷寫信跟妹妹說：「高更堅決的鼓勵我藉由純想像來創作。」他一向回絕「純想像」的創作方式，實體或景象不在面前，他根本無法動筆，不過這次爲了友誼，他作了妥協，他想像妹妹與母親模樣，然後再畫出來。



梵谷
〈梵谷的椅子〉
1888年 12月 / 油彩，畫布
93 x 73.5 公分
倫敦，國立美術館



梵谷
〈高更的扶手椅〉
1888年 12月 / 油彩，畫布
梵谷博物館

同年 12 月，梵谷畫了兩張「無人」的肖像——〈梵谷的椅子〉(*Vincent's Chair*)與〈高更的扶手椅〉(*Gauguin's Armchair*)，若比較這兩件作品，我們看到梵谷的椅子很簡樸，上面放有煙斗與煙草，下方是冰冷的紅磚地面，旁邊有粗舊的藍門，背後有一只黃箱子，煙斗是他從不離嘴的東西，特別在他最困苦的時刻，甚至臨死前，都還含著它，很諷刺的是，他曾表示繪畫總讓他

有一餐沒一餐的，抽煙卻能幫助他降低食慾，免除肚子餓的痛苦。那麼高更的椅子呢？不但有扶手，上面擺有蠟燭與兩本書，下方還鋪有近似紅色的溫暖地毯，在綠牆上也點燃一盞燈，兩個赤紅的火心在那兒滾滾的燃燒，掃走了憂鬱，這兒有他的名畫〈食蕃薯的人〉的氣氛，就像天花板上懸掛的燈火心蕊那般的紅，照亮漆黑的房間，也溫暖了人心。這兩幅畫一對照下來，我們體會到梵谷如此大方的對待高更，卻真苦了自己。